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二十一回 妾婦備細說哀腸 王范相逢謀道路

話說戎狄造酒、大禹惡之者，恐後世被它迷亂，乃酒固迷亂人性，卻是世間一件要物。僧家戒它，正為亂性。世間又有一等豪放縱恣，嗜酒嗜醜，飲無曉夕，沉湎荒淫，不但迷亂，而且為害不小。惟有仲尼至聖，說「惟酒無量不及亂」，又曰「不為酒困」。大哉聖言！界於可飲不可縱之間矣，誰叫人縱飲，入於迷亂，造下這輪轉之業！再說冥司主者處分陶情，將他功罪查勘。罪大則輪轉自中而下，功大則輪轉自中而上。司吏執卷，主者展開，從無始以至於今，世人被他迷亂，放肆邪移，無所不為，卻也盈盈滿卷。主者怒目視著陶情，說道：「你造出這等惡業，罪如丘山，怎肯輕恕！」叫把陶情推入輪轉而下。陶情哪裡肯服，說道：「官長以罪加陶情，造此惡業，卻也要說出何業。」主者便把文卷中記載的，念與他聽。說某人酗亂逆親，皆因陶情所造。主者只念了這一宗文卷，便恨了一聲道：「罪何大於此！以下記載百千萬宗，卻也不小，左右可把陶情推入輪轉！」陶情又辯道：「逆親的，王法不赦。這一宗，卻也消磨了。」主者道：「王法所誅的是故犯的，還有溺愛的、柔儒的，不曾犯出。幽有鬼神，怎肯輕恕！」正叫牛頭執叉，馬面操戟，來推陶情，只見西邊白毫光燦燦飛來，黃封冊明明投下。主者忙恭禮仰視，見一個神司，說：「陶情功可折罪。」主者拆開黃封，上注著：「孝子慈孫祭奠祖考，酌地獻神，一種誠敬，都在陶情所造將出。」主者道：「他逆親以下注的違法，百千萬宗不小。」神司道：「他誠敬之外，解鬱卻病，和餌療人，卻也百千萬宗不少。」主者聽得，回嗔拱手，謝去神司，隨把陶情放了，道：「諸事且看黃封赦你。只有你有『四里』，俱係一黨，在世弄人，惟有雲裡雨、膽裡生，皆是你造出他迷人惡業。我如今且放你，速去改正了他們。這綱常倫理所關，保命護身所係，都在你就正他不小。若是他縱欲敗度，好勇鬥狠，不就你的規正，或你故違，有以使詐鼓舞他，罪卻也在你不輕。」陶情口裡連聲答應，心裡卻有幾分狐疑猶豫，忖道：「天生我這個招風惹草的性情，撞著我的，能有幾個斯文典雅？入我門來，投了意氣，便是斯文典雅，不覺的手舞足蹈。如今要脫離這輪轉，只得且口應了主者而去。」方離了大第公廳，走未十里，陶情見一人踉踉蹌蹌走將近來，後邊跟著四五個美貌婦女、清俊兒郎。陶情想道：「這人跟隨許多男女，若是妻子，也該攙扶他。若是僕婢，便是富家，也該用個轎馬。若是同行走路，怎麼讓他慢慢行走，卻都退後？」正在疑猜，恰好那人遠遠望見陶情，叫道：「舊契！你何處來也？」陶情方才睜眼看明，道：「原來是雲裡雨契兄，你如何這樣瘦弱伶仃、行步踉蹌？一向何處安身？」雲裡雨愁著眉，苦著臉，答道：「小弟自靈通關被那和尚瑣瑣碎碎說得沒趣，離了關，走到甚麼巫山地方，遇著高唐、孟禮兩個男女，惹了些風月機關，撞著甚麼冰人月老，把我勾引到一處，叫做甚麼陽台地界。沒奈何，只得跟隨著這幾個，在那地界做了幾載伐柯生理。誰想這買賣順利，便起了千百兩家產，沒來由，自恃有幾貫錢鈔，動了那風月情懷，今朝娶一個美妾，明朝買一個侍兒，被他們朝也來尋雲，暮也來尋雨，便惹了個門戶在身。這門戶難當，弄得鼻塌嘴歪。裹了幾兩銀子出外，別尋個事業，他們如今還跟著我不放。我再三苦苦哀求，饒了我罷，他們越不肯放，口裡還說，要押解我到甚麼超生地界。正在此嘔嘔氣喘，懨懨要病，卻幸逢舊契。沒奈何，替小弟方便一聲，到此地界，饒了我罷。」陶情聽得，笑道：「老兄原來有此苦情，何不當初緊咬牙關，強制慾火，莫做這超生的買賣，怎得到這個境界！你放心放心，待小弟與你說個方便，叫他們放鬆你些兒罷。」乃問跟隨的婦女侍兒，方才要開口，但見那婦女侍兒果然生得美麗：

一個個，千嬌百媚，多趣多情。烏雲半垂雙飛，粉黛淡妝濃抹。十指露纖纖春筍，兩鞋尖寸寸金蓮。一個個，藕絲嫩織羅裳，蘭蕙香熏玉袖。不說，蕭娘風韻，真堪楚女標題。

陶情見了，上前唱了一個喏，說道：「眾位娘子，為甚跟隨我這契兄不放？」婦女道：「誰叫他狂蕩不禁？」陶情道：「難道是他鑽穴相窺？」婦女道：「他縱不是鑽穴相窺，誰叫他房櫳充棟？」陶情道：「齊人丐子，也有一妻一妾。」婦女道：「宋弘義士，生平只個糟糠。」陶情道：「他居累千章，便多置幾寵也無害。」婦女聽得，把眉一攢，道：「你這引頭奪魄的，都是烘動他淫心，勾惹他春興，害得他如此。你哪裡知道世間陰陽配合，男女婚姻，只該一夫一婦處室，誰叫他吃一看二。你怎知，他多占了我們一個，世上就有個鰥夫。」陶情道：「自古一妻三媵，原該有的，假如人生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娶妾生子，理該情當。這難道不許他？」婦女道：「許便許，你卻不知嫡妻生妒，能有幾個得完全的？」陶情道：「這完全的道理，我陶情倒不知，請說！請說！」婦女愁著眉說道：「娶妾納寵，你道世間最樂？殊不知其間傷害倫理處，十有七八，最苦最苦。嫡妻賢德，知自不育，為丈夫捐簪珥，納妾生子，以繼公姑之脈，以續丈夫之嗣。若是不賢德，悍婦不容娶，淫婦心不忿，妒婦生謀害，惡婦動鞭楚。可憐人生嬌生嬌養，也是父娘一塊肉。或為官錢私債，沒奈何嫁了人家做妾。且莫說這女子做了人妾，不能夠一夫一婦，白頭廝守，心腸裡怨恨，只說遭逢嫡婦妒惡，百般樣欺凌，千般樣謀害，這其間說不盡的苦惱，真是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，染病亡身，也不知多少。」陶情笑道：「做男子的，只要自家風流，哪管妻妾相妒？還有一等嫡妻良善，寵妾惡狠，再加丈夫愛俏喜新，寵妾嫌妻，難道做妾的只是苦惱？」婦女道：「這越不好。男子寵妾，傷害了正嫡，夫婦倫虧，本當有子，只就這倫理虧處，便生了個絕滅根因。多妾必多欲，多欲便傷精耗神，身心失養，這叫做粉骷髏伴著死骷髏。」

婦女說罷，陶情又把眼看那侍兒，哪裡是侍婢丫環，卻是幾個龍陽小子。陶情看著他，也裝媚做嬌，便向雲裡雨說道：「這卻是老兄放蕩禮法之外，損傷元氣之根。怎怪他們齊齊押送你不放？」乃對婦女道：「小子聽了眾位娘子的言語，實是有理，千萬隻看他平日恩情，饒了他押解罷。看起來，為後嗣娶一個偏房，也是情理所該，比如一妾不生，再娶一個，也未為傷害倫理。」婦女道：「你此話差了！一個不生，再娶一個，便替他淫欲開門路。娶一個，可該打發那不生的出門，與他個門路。誰叫他三個五個都留在家？這其間許多不完全處。」陶情道：「又有甚不完全，請說完了罷。」婦女道：「老夫不能遍及少妾，間有調私，其中還有妾妾相妒不容，怎得完全？」陶情聽了，方才點頭。只見那婦女侍兒彼此亂打起來，你道是我不容你，我道是你不容我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先把侍兒打得一陣風去了。婦女只剩了一個，看著雲裡雨說道：「我叫你寡慾養心，節欲生子，你不依勸，以至於此！」雲裡雨答道：「從今依你，只是免押解，就得生路。」那婦人又看著陶情說道：「十個九家，都是你使作的他淫心，助起他的春興，以後他也該節，你也該戒。」說罷，那婦人把臉一抹，哪裡是婦人，原來是賽新園道士。陶情見了，笑將起來道：「師兄，你活活騙殺人！我前開店被你把吳厭捉弄一番，帶累我費了多少磨折。今日卻又來捉弄雲裡雨契弟。」雲裡雨也說道：「娶妾近侍兒，雖也是小弟近日病根，只是婦女們哪裡會多嘴饒舌，與陶情兄辯論這一番，卻原來都是你。我想靈通關自被那和尚辯難了幾句，便別了道兄，你如何今日有這等法術神通，能變婦女，說一派道理的話？」新園答道：「話長，話長。」陶情道：「便是長腳話，也請說來一聽。」新園乃說道：

自從別卻靈通關，投托梵師為徒弟。
巫師與我同入門，共師還有意定智。
修行本欲證大羅，誤入旁門終未濟。
跨鸞幾被假鸞傷，隱身法調佳人麗。
弄術迷人自著迷，左衙偶被公子係。
愧心怕見那梵師，一路煙走知迴避。
小廟久離狐鼠傾，重新再整安居計。
因懲本定墜鸞亡，清寧觀裡求了義。
僧家不納道緣深，海島相逢舊結契。
歌吟指出大丹歌，暫居洞谷真師地。

元通和尚出陽神，將吾摩頂授四記。
普願勸化「四里」身，寡慾廉靜保精氣
假婦化身說盡情，特來度你無他意！

新園說罷，一陣風蹤影不見。陶情也要走去，雲裡兩說道：「契兄，當初也是你作成，入這門路，雖然道士教誨這一番，只他個個離了我身，莫說免了押解，便是心腸也快活許多。但好言好語聽了，也該三思省改。只是我生成骨格，長成心性，鰥寡難過，慾火又騰，說不得學老兄，也改個名姓，前途再更換個計較，完此一世事業。」陶情道：「事便是好，只是我改名換姓，做了一番事業，倒墮入輪轉。主司責我勸化你等回心向善，方才饒我。今若依你，又隨你計較個事業去做，萬一再犯，如之奈何？」雲裡兩笑道：「料你事也只如此，有罪過，卻也有功勞。只是我弄得小男幼女沒顛沒倒，畢竟要完全了一樁事業。」陶情道：「你正該在幼小時養精蓄力，莫要弄到老來精力衰朽，悔之晚矣。」雲裡兩只是不聽。陶情道：「你且三思，我如今要去勸化浪裡淘、膽裡生兩個去哩。」說罷飛走。雲裡兩乃改個名姓，叫做「王陽」，他只因婦女侍兒離了他身，心裡又不愁這幾個押解他超生的地界，一時便四體舒暢，大脈平和，哪再踉踉跄跄。他走步如飛，往前行去。後有說婦女侍兒離身、便康健善走兩個歎世《西江月》說道：

可歎人生在世，遭逢美色無情。火坑明曉要邪行，多少因他成病。者遠離保命，寡慾百體康寧。東山健步藥雖靈，怎比這神藥性！

話說雲裡兩不聽陶情勸化，改名王陽，獨自一個走在路途，想一世的事業。走了十餘里，見一人獨坐在路口小亭子上呻吟，若有所思。王陽也來亭子上坐。那人問道：「何處去的？」王陽答道：「小子原離此處百里，一向伐柯生理，頗賺了幾文，娶了幾房家小，門戶難當，裏得幾貫出來，要尋些一世的事業。請問老兄何方人氏？獨坐在此，若有所思何意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小子名喚范俏，也為裏幾貫鈔，出外尋個事業。叵奈這地方近日事業難做，正在此思量。老兄若是有高見，小子倒與你計較個事兒去做。」王陽答道：「三百六十行，小子都會，只是勞碌辛苦。倒是當年做伐柯生理，見有等快活道路，思想這事倒做得。」范俏道：「甚快活道路？」王陽道：「如今不如買幾個婦人女子，販賣與江湖上做妓為娼，盡有些利錢，還討些好便宜。」范俏道：「有甚利錢便宜？」王陽道：「比如人家有好婦人女子，或是有丈夫的貧窘，養持妻子不能，央求伐柯，賣與外方客人，明說為妻作妾；或是女子父母欠了官錢，少了私債，也圖幾兩銀子，賣與遠鄉人氏，明說做妾為妻。買將過來，帶到別地，賣與娼家，買一販三，利錢頗多。那明說的意思，卻是買過來，一日未轉販，權且一日做夫妻。這卻是便宜幾倍。」范俏聽了，笑道：「原來老兄道路，就是小子道路。今日正在此想，一向這道路傷害天理，比如窮迫賣妻，貧窘鬻女，這個苦惱情景，莫說那骨肉兩分異鄉，生死莫得再面。只說這賣與娼家，老媽子要他接客，婦女非他親生骨肉，若有不順她心情，棒打鞭敲，苦情向誰說訴？」王陽道：「既接客，便有客人的情意，妓女可以說訴，計較逃走的，也是娼妓的常事。」范俏道：「老兄莫要說這計較逃走，娼家老媽兒心計逆料，卻也周密。比如買得一個婦女，叫他接客，訪他向來細說鄉土姓名來歷，乃叫伙中假裝嫖客情厚，詐出婦女實言。老媽兒次日說破，痛打三番兩次，便真客情實探問，婦女也不敢說。」王陽道：「我做了一生伐柯生理，便不知這情由。可憐，可憐！」范俏道：「老兄若憐她，這道路卻真做不得。」王陽道：「我想有個憐她的道路。」卻是何道路，下回自曉。